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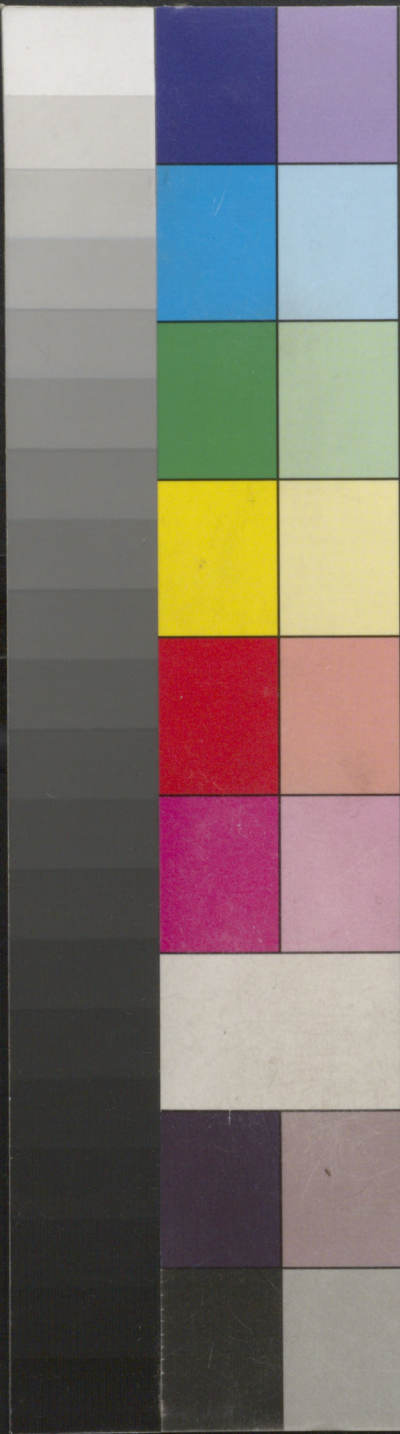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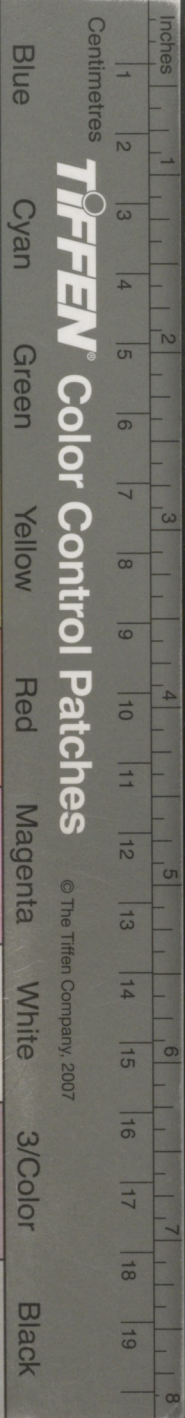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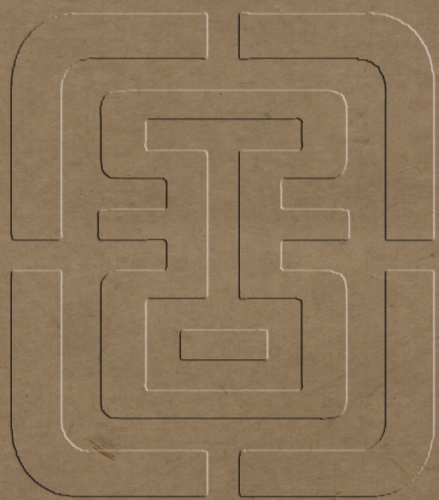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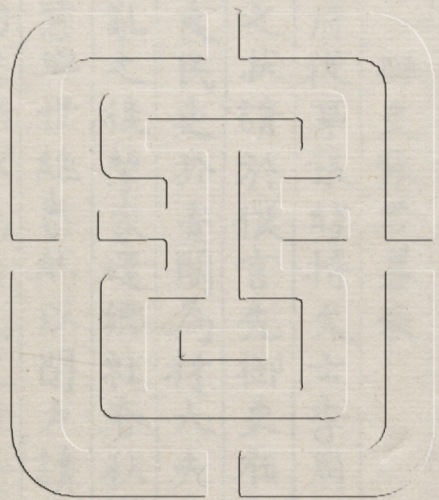
1366



遺山先生文集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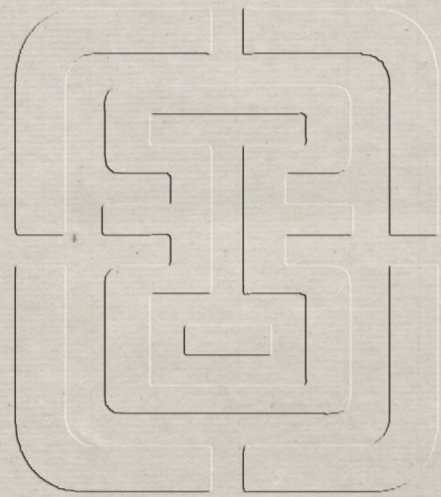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
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
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藹然吾子
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
衰乃一意與世絕泰然以閑力讀書爲業者餘十
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
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



知者棄養以來二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後
汨沒簿領間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
德懿範闕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
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
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有間田豐
鎬之間男女異路孔子述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
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
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
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
肖國侯公叅政高公奉高丞旨堯公黃山內翰趙

公嶽陽內翰閻公敦庵耆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
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
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
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己者徃徃有之如御史君
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
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
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曾大父靖
大父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
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
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

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往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寃即縱遣之不數月諸黥卒以賊敗郡人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贐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馬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

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遙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邁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即昉也今爲東平萬戶府經歷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擘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於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

敦信義平君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
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
他尚多可稱弗著著不為窮達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為之鄉維御
史君尤魯士之良沉潛而剛者艾而敦厖可以
為公卿大臣訓于四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藹然
粹溫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褻糧衡門棲遲詠
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
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
而不忘在君為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深而蘭芳

風雨如晦而鷄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為發
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
雲中三州遂為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
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
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群從
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太中大夫
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
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

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榜詞賦進士一科換僱師王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整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又納官與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

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允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

蒞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
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
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
從史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
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
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
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馬
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斂手東方
頻歲飢饉盜賊蠹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
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万石賑徐邳君經畫饌

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致具斧斤以完器
用備番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留滯輦運相仍
如出枉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爲貸爲糴爲賑
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
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爲部官詔再
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審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
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
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
遣番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
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留難已而璋伏

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
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
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愠聚書深讀蓋將
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
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
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歿于
一人思溫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柩於金
昌府芝田縣某里木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
實難盡其才重為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
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万里而車折其軸有才

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
乃以一御史犯疆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
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為銘
曰曲士賣直見射而慄鄙夫媼媼與鳧同波犯父
子之至難孰絞訐而上刺橫潰我障剛瘳我阿
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為却日之戈古有之和
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
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

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
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
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
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
力道真己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
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
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
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
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于曹遂占籍焉曾
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

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
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大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
初從鄉先主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
才每調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
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郟縣尋辟威戎
令時歲飢民無所於糶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
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
例罷入爲尚書省令史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
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克右
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

遺文集卷五
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克樞密院經歷官遙領昌武
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華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
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
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
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
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
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
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
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為北軍所得
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

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
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
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
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
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
未嘗有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
人所不能致者姓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球
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
簿書米益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
措手率優為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

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遠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木冠葬於某原好問尊公知爲厚敢述梗槩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毀之積中孰汝仇海內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兄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水冠李衛汗褐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昇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

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俟豆籩奔走物繁羞魂兮歸君安此丘北陰莽墟不可留

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瘦死維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

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旂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也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未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墳不用希顏正大初

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曰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

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
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衙數日後知無追兵乃
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
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
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
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述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
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
臣之後士論在之純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
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
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
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
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
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叅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
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候羊卿薦除太學博士
還應奉終于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
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
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胡重兵虜也
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

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
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
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
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
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起行河
南得賄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
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
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適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
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
殺之老幼聚觀万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

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
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
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本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
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翰雄偉鬚張
口哆頰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
間或爵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粹亦不能變也
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譁間作
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
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
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

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
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爲餘
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
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
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
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
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
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鸞振厥声備具文武
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

有趙張取自名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
避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
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拔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
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憤不起誰使令如秦而
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
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
留泉爲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爲寧晉人大父諱成嘗
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

人縱爲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爲里胥資
純篤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令爲御史所劾溢自
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我以事證
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
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祿骨骼異他
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臥起躬自調護備
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菱葦中懼爲同行者
所遺至負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束脩不
能備周輔與諸生共贖給之中崇慶二年進士第
釋褐櫟陽簿警是判官辟彭原今入爲尚書省掾

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
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尙宗室安之聲勢焰焰
公門請托不可使又在禁近朝議備之選授右司
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亟破上蔡諸縣群不逞把
持之黨彈種人以賍汚尤狼藉者五六輩宰相有
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
中之出爲河中府治中克行尙書六部郎中城陷
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
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爲民古所謂公家
之利知無不爲者唯伯祿爲然同年生如雷御史

希顏冀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
世以比唐曰龍虎榜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祿為
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伯祿之從弟銳
招魂葬伯祿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
三子阿千為之後伯祿先娶蔚州游氏再娶魯山
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歿於京師之
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
魚寧晉之壩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漣如
豈無蛟蜃之波以投昇乎諒夫百歲而下有

歷九閻為上訴者其有說歟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
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
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
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丘令人為尚書省邊
關糧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
人請和使者玄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于
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
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為

陝西行臺所辟仍用為書造領金安軍節度副使
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人為右司員外郎例授
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圖急朝議
以宿州總帥往謀之齊克經歷官園解從列將守
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
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
者即召為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
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還公在留中
賊殺二相兵及元吉臥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
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

長黃童次玄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
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絕
脰而死時亂已極凌奪悉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
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
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頰淵宋飛卿
九嘉商平叔衛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棣
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為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
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為不及
也予與元言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違
予資下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

枉過直率屈已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為謀故雖與
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
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
也乃為之銘以哀之辭曰

巖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
奪予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目為竟善乎
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
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楛萌意於方寸
未有毫末也而觸機奔吾於吾元吉誠愛其
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粟之操泯泯

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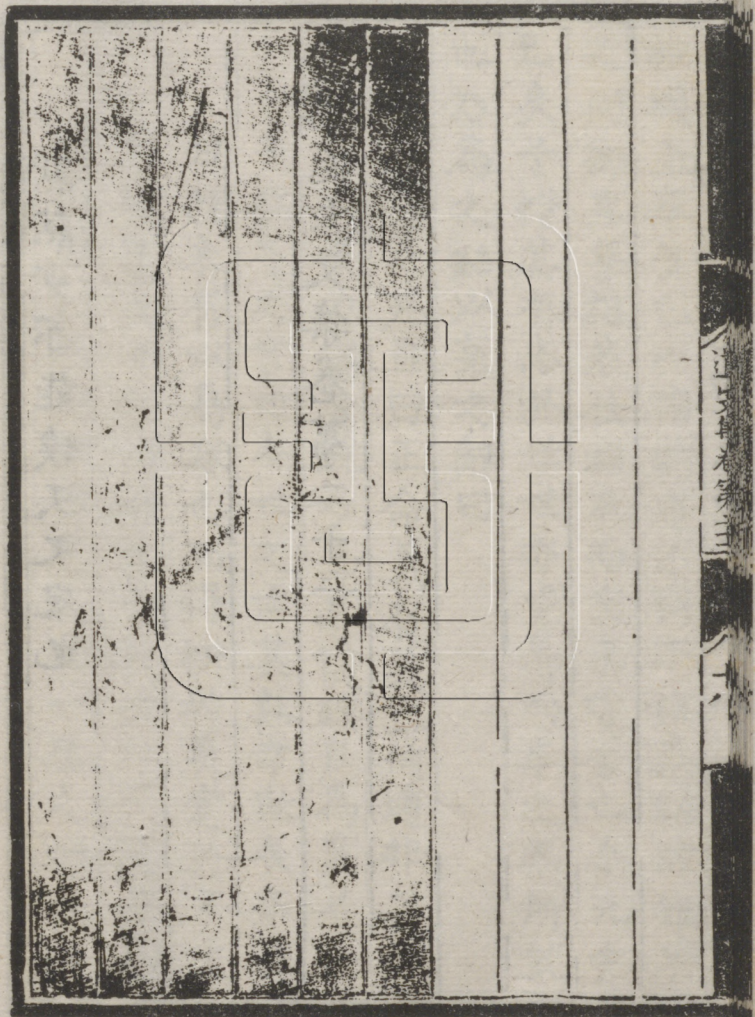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碑銘表誌碣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公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為淄州鄒平人曾大
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隆平主簿時西山
剽賊千餘入據險為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
將擒捕之州將謀于官屬諸人惟怯不敢應公毅
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
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群
盜慙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首把臂俱下而無亡



進以財權鄉里周急繼因為多父諱時昌太定初
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
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
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
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
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
郎賜緋衣銀魚調充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
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為尚書省掾終
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揚翟縣令縣戶籍餘三

萬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檢為所把持莫有得善
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後十
粟之歛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
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于衆至於宗室大家
聲勢焰焰人莫敢與之抗一為平民所訴必深治
而痛繩之黜賊褚二養丐者為子羅富民鬪毆有
勸解者即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梃繫兒胷背
腫青隨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
械褚送獄褚咆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
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

償丐者命一縣稱為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
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為立生祠以致
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為戶部主事正大八年
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為戶部員外郎官太中
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
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
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
子辟尚書省叅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
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
齊之間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

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
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鹽司都
提舉次曰衍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衡清鹽司
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
進士謝芝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
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
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郡鄉孫鎮東京之先塋
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藁葬燕城
南僧舍既冠問知族襯所在特往迎之大夫入鍾
愛于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

燕城歲月既久丘壠荒沒哀慕訪求十數日乃獲
刻甃為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遷州里嘉嘆公之立
志已見于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內翰承
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為金字品
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
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
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
為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
律視師弟子之傳為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
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一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

某早以詩文授知于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
以碑銘為請輒為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
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詁訓瑣細
春官科蒞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
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琢絕類瑕內美信厚外
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甲品責望奢是時
軍聲振三河星火餽饑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
瘡獨以砥柱當頽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
靜無敢譁庶疫剛瘴公葉訶流離顛頓公拊摩

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長劍
冠魏我百未一試老澗阿不龍不蛇賢人差人
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鬱以華會與毛鄭俱
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瑞川其未涯

中順大夫鎮南君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予每過寧
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閑居何以自娛
景賢為言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
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
若有所得異時泪沒科舉鞅掌簿書殆於學業無

尚書省令史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
服除辟涇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
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終更
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
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曰費
菽米數斛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
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涇川課最陞一階改開封令
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槩景賢為人
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為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
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遙領鎮南軍節度副

使兼蔡州管内觀察副使官中頃大夫上騎都尉
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以丁未九月之七日
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
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
縣康士成之女後景賢七年卒子男一人即世英
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
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悃幅無華愈久不
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
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為善之樂歸老

今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戶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
於自律滴水不交部民兵來耕稼既廢軍食為重
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
軍者無所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贊之府經歷官輸
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
杖經歷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
馮門破兵勢駭鬣而南鄉曲以太原不可保趨君
第獻臣就謀去就君為敵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
子也尚欲逃死乎敵臣欲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
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吾

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歲
城陷沒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
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
方幼獻臣既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
於五村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好問辱從君游獻臣
以墓表見屬尚憶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
世事略不介懷予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
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為述其故且
系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于隍兮洵以軀羈魂俵

兮冥素途巫陽下招兮宜可呼天厚子兮內美
俱縮銅墨兮握瑾瑜蒙脂膏兮不自濡植節苦
兮甘糲蔬護念所牧兮劇髮膚鉏治強梗兮惠
惇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乘之兮又孰除
蒙山之丘兮麟扮榆復子之鄉里兮返厥初攬
蓬之言兮直厚誣舍我祖禰兮將焉如汾沮如
兮參之墟楔榆群走兮雄牙頰俱腐草木兮孰
別區魂兮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遠

俗藹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礪逸賓王世賞彥功游惣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為神仙蓋逸賓則君之所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廉舉孝

養士太學薰醞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為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入遠祖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寧仕漢鐵騎營指揮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君不為出故終宋之世為民家其君通許以教讀為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資簡

重簿於世味少曰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
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
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散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即
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為
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
辟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絲相屈者君
為書以絕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錄揚禮部之美趙
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為編脩官召至史館力辭而
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閑匿不使
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君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

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
以變投筋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
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
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入
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
一人六九尚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
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
有以經術自揀者私欲既勝強為揉治之往往齟
齟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
柔巽飭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為善人

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鬱如其充煥如其黜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幸逢還堵蕭然薇藿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庸清柴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就傳松栢之立石表其前是唯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為武陵人某年遷河內乃占

籍焉曾祖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毋常氏出土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五年詞賦一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勾三白渠入為尚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聞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善對細字搆三十紙推究源委凡公私所以為弊者無不備按而用之強有力者將無所容奸適之大稱異之遷管勾黃河漕運未幾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檄邦直守禦注授彭城

令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連白仲
德甚倚重之喪亂後聞闕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
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
直爲人軀幹雄偉望之如羽人劍客而康事詳雅
倉卒無失辭事母孝待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
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女
邦直無子以姪爲之後以其年月日葬於河內王
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沒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
奔潰城爲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西南
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

歲道殫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
存拊愚幼人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
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
辦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予同年進士又交分殊
歎其孤請爲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爲始終之全我
銘詔之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具上怒甚公
時爲監察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讞

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緩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
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
欲以爲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爲理遂訴於公
公爲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郕國夫人温
敦氏過廟門而不偃蓋公劾奏以爲失臣妾禮上
不忍加姨母罪勅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
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
入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爲公犒軍庚寅辛卯
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亡徵已具危急存亡之際大
夫士以自保爲幸或高蹈遠引眈眈世務或酣歌

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數
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
已者唯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華其先涇州長武
人大父聿遭靖康之亂流寓大原之文水因家焉
父相資稟淳直樂於爲善時與羽人禪客持尤喜
賙卹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
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
游太學有聲場屋間至寧元年以三赴廷試試補
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臺掾考成升
尚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

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脩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
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
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
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入相率請留詞旨
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年權行省左右司
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丞進領
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
居大名鬱鬱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
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葬其所娶妻氏吉州梓
伯升之女弟封樂安郡君子男三人長順次觀次

季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蔡酒吉州馮內翰子駿
之子亨次適進士太原王楫孫男五人崇仁崇義
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尚幼公美頰
眉容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有法
絲髮不以徇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
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
季以王內翰百一所譟家傳來乞銘僕於公為鄉
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為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
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

太原儒素爲家以親言而觀卜其柔嘉佛然聞
義而起勇莫我加創罷我扶剛瘳我訶不量寸
鐵之微訖九閭而磔妖墓白筆風生朝著無譁
宗周不綱蕩而頽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
之弘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却曰而麾戈念君平
生慨然長差委蛇委蛇豸冠我我蓬蒿一丘窘
此澗阿天之廢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
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碑銘表誌碣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撫訪使揚公
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鄴國公之
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叙載之先大夫墓
銘茲得而畧之曾大父赫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
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毋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
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
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

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游紫陽閣景趣甚異
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疏食
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緝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
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
兒姑欲試之即檄君爲倉興書時調度方殷君掌
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
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
迥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庭
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廬長鄉李欽若欽
用昆李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

羨而不能得者君荅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
僕無所似肖不能顯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
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
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
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
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
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
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
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叅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爲
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

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
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徵服
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寇氏
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極自
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
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
藏為問而君終不一語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
款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為二三乎戊戌
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
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

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
大蒙賞異力奏薦之

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

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
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
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
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

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莅政
招致名勝如蕭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
禮下邳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

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
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
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耶即減元
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
拒絕亦有被刑責沒財物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
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
官十年乃請老子燕之行臺以猶子元禎襲職士
子九月 王府驛召入闕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
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
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

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兇輦皆當孝弟力田以
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
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救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
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噉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
擇執筆留詩三章怙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
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
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
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縱山皆早夭駒即
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齟齬知讀書八九歲聞君
講授即通大義尋爲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于不

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
筮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
者惟舉選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
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
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
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
乃以餘力作為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
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竒其才期君
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
于彼而失于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持

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君如君言吾
知韓歐之門世不之人矣與定未聞中地震乾守
呂君子成編禱祠廟請為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
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鄆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
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
詩者舉酒歌和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
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為鄆郊即席
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為無所不闕
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
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

羅作文剗刮蒸爛創為裁製以蹈襲剽竊為取其
持論亦然觀刑集韓文及所著書為可見矣禮部
開閱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
公皆折行位與相間遺御史劉公光輔編脩張公
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有加等河朔士夫舊
熟君名想聞風來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
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
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
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
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

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叙曰正統
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
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
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獲賴前哲槩以
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襄曰
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
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
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
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
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

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
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
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為
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
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郵孤遺扶病疾
助塋祭習以為常力雖不贍猶強勉為之與人言
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唯恐其名之
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
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掌
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

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為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間
居西山之鹿泉負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
商撻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君臨終念
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誤述為碩惟不腆之文曷
足為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沍寒往復四
千里為其師為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
此已不可辭况於平生之言乃勉為論次之而系
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蟄於昧者龜是為關西夫子揚居之碑
碩瞻佳城泣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

擅名場深藜孤罷迨乎駢儻而變古雅快潛蛟
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谿而澠池一命而佩
金紫何若若步纍纍歎賓于唐世久衰微河潤
九里蔚松楸芳增輝謂君為進厥徒以文窮而
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玄聖久矣望伯
起其族幾白首大玄坐為悠悠者之所譏繫正
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
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今非豈有一
定罪功之名而縶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
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為

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
維鼎之為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
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
南爾輒背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
出逸千載考求知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
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
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
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擇因問讀書有後

先汝寧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
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
聳壘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李房泰
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為予言是家讀廣
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
取市人曰曆鱗雜米盞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
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閱六經百氏外世譜官
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為家詳作為文章淵
綿致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
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

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發
其端者徵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解折絡脉
漫者知所以統竑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
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
評者以為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
玄談號為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
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
為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
心肺世間機械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雷
希顏王官麻信之皆海內名士文久而無間言人

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蔭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試辭科而景元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游最為知己當為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好問為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

一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于永寧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庸將以其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塋陵川之先塋銘曰

深心而文淺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

太行學自為家元精當中散為雲華有發其談

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書

五車禁不得一本作時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

璋我我蓬蒿一丘窘此澗阿天如天如命也柰

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真積力久積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
未害其說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圉
鄒而朴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
民自我作新投之萬金良劑以湔浣激滌易形而
鍊神朱墨進爲文儒鉤距化而真純庚桑豐羽山
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敦龐耆艾仁信篤誠如先
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士完尊之秦乎河東人元
某銘

郝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
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問皆曰漢澤風士完
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黃
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
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
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
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
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
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
容止可觀而語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

為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
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
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為功六經百氏分
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
為庸人死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為文藝選
官不為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
敗官皆著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
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節乎汝試以吾
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
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曰力乎先生曰君自不

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為舉子耳蓋先生惠
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
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成臯其子思溫
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臯曾以
墓銘為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
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
屬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壽
歿無十金之產賈志下泉有識興業授業得如吾
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
再拜曰僕有罪乃叙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

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為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為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官學蔚為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馱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為人有崖岸耿取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歸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為意者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溫也女一

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祺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間銘曰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我我其誰曰我私昇鑑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穹蒼抱書在涅而不緇曳履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躑躅繫細人而怨咨良僕舍光平價不貨棄擲泥塗識者涕而執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至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曹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龐著艾之士如君者乎始子在京師登君鄉先生禮部開闢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凡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狂道過之死生契濶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間居鄉

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為之喜見顏間君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為位而哭且為文以表之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為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莘父濬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即有

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移籍大學時輩翕然推重
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
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為業僅有中人之產長子國
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
納為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
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皤腹言笑和
雅亦皆訥訥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
君往候之間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
徒捐奩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悉
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勅家

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
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
末京南大司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祿薦君及猗
氏薛曼卿武陟宋予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
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
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
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若自保人有誣郭孺聚為
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泰山君
就為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為道梗不得還避
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賴以

全活者甚衆群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
之者云而曹鹿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耶居
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為之起廟學以
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為之一變君既老
自號囂囂老人有卷欄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
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姑氏今無
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愿而信有
君之風不幸沒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
孫一人即孝也曾孫二人幼未名文孫一人尚幼
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槩之衆善具
并何負於人而下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
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是繼子曾子之墓尚
可以為鄉人之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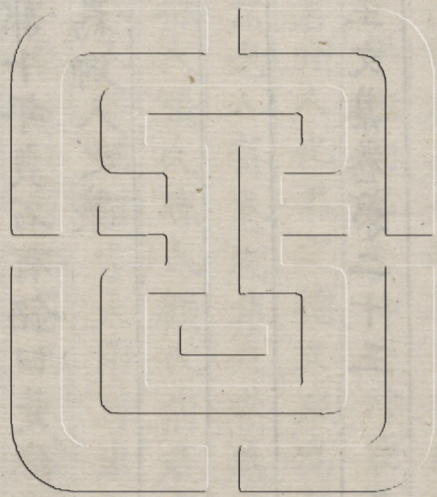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碑銘表誌碣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鄜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欸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沒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內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為恨也予初謂知



幾少許可而獨子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
及知幾將遷內鄉託於予者為甚厚仲明之先世
又出于代鴈門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歲辛亥
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
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
為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為乃作銘并
論次之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崞
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不知
其機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撰墓銘
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

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檀
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
豐取予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群從率
以武藝相尚有提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
子起家善以瞻身推澤為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
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脩武郎鄜延路第
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彥以騎射應募官保義
郎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
避漢陽質子之後族屬散居有徙建炎南度而貴
官者有留居東門盧利者有折居栢仁坊庶者文

遺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水居遷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為
比丘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間言時人為之語曰
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
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悌
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為愧
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兩城童能屬文
鄉長者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
成父志自以日有聲場屋間遊梁之後交文士益
衆賦業外它書亦能研究國醫宛立張子和推明
岐黃之學為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為之潤文君

頗能探微旨親識間有謁鑿者助為發藥多所全
濟病家賴焉資稟淳質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
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為風俗所移旅食僅足而繼
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篤評者謂
先世之義俠閨門之姍睦傳至于君故家遺俗有
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燕俗
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
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垂示
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
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

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
舉孫尚如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柩於滹河西岸
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鴈門李某所撰
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孤之養
內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禮部閑趙公爲之書
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偕止六扶未及
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離板蕩閑閑手筆亦
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耻子男之

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寂寥隨世磨滅
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
屬筆於吾子幸爲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
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
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溫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
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爲經紀其
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
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歿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
禮有加又爲建建塋於白氏丘壘之側一以柩外
祖氏一以塋澄初僧舅既奉浮圖愍其家世不傳

為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為嫌已而事不
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
大定初通檢因附屬籍舅已亡又歷三推之兄弟
為妾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羨田宅之半分
之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
顧籍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
下尤相歎異去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
陰德乃顯德也司戶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
者云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
為名流所重如此崇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遭疾

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
日諸孤護喪歸柩於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塋禮
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曰
考休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賁廣覽強記尤
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黃之說無不精詣弱
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懷寧主簿岐山令
遠業未究而成殂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
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
次曰僧寶坐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
曰麟蚤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

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考升文揚女張王
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漿澤酒曰忱曰恒
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
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
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曆算中年耽
嗜佛書皆所成誦為人敦信義樂施予一言所諾
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中累贈
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
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為軍雖有學校而肄業
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

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義仕邦人築亭以
榮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為作記辭與事稱相為
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社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
者其利豈有既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
之所居若時雨然羽山之顏疵厲為蠲媿心發
之彥方學業復於譙玄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
書先賢在昔兵屯河曲雄邊爰及公家乃誦乃
絃身為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踟躕起為儒先爰
彼榮臺大伏在泉振而鼓之有光屬天仲也銅

章惠浹岐岍叔也奉璋入侍禁垣謫兮芝蘭之
庭嫻兮珠玉之荆州里趨風媚學蹊蹊至於餘
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種德欲深望歲
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捐祿匪我榮殆以為黨
塾亡窮之傳樂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配縣社
之食尚有攷焉

南峯先生墓表

先生諱豫字彥先姓呂氏懷州脩武人祖道父琰
皆力田為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
以易為專門經明行脩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

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
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彥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
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以為號示
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後興鎮大
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爰館陶
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為人蘆
介沈默為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
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
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過亡先生喟然嘆曰癸
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

於社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遷
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
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牧塋於館陶大張里
之東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
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
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為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
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曰

被髮衝刀揭孰與遷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
之禽息為視而終白者固已無貴於期願之年
老嗚玄虛茫周氏之自然死以為真兀以為全

寧薪火之可續直土梗之自捐若夫鴻毛權重
輕所宜能掌定從遠之先有巖墻之疾趨有白
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
所以賢

臨海弋公阡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
縣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
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樞海娶酒氏公其所
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
成人事從兄祐殊恭遜祐嘗以事客內鄉者二十

年比還公殖產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
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謹無損耗耳九幸歸
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
如此我乃為諱口所間慚恨無所及尚欲言分異
耶乃更相交愛官以公家賞雄十鄉且瞻勇過人
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怒心為質盜亦不敢犯由
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以犯法
為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真祐丙子潼關
破汝洛被兵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劫殺官不能
制公杖策往來山間為之開諭解情愆到闔者感

悅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舉措不碌碌
振贍貧之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絕人而
資稟謙退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技喜為人解怨嫌
鄉隣訟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
嘗曰縣外有弋其橫逆無從生矣其為人所倚信
如此中年喜儒學勅館下士以實豐多文士結夏
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
者為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資穎
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外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
遂登進士第及將涖官復殷重教督耆卒為良民

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士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
西山山柵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稠人中請
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繼遺之節遣公舉家去
是夜所俘悉阮之里社為空公家獨全親舊嘆曰
為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游騎遍滿公
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救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
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毅英師事程內翰天益
未冠為鄉府所薦再赴麤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
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
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

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
且行且鬪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棄者騎
兵解去遠近莫不歎伏北渡後歿於某所女一人
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
儒業毅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塋於同德里
西南原之先塋毅英予交游中寂可保任者以墓
表為請義不可辭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
衣冠之藏子孫亘遠歲時蒸嘗魂兮來歸安此
故鄉于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

以爲自勝之彊沈潛可以屈獲頑直諒可以扶
善良禁訶瘴剛莫我敢當傲巡周廬而辱在抱
關爲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俟伯之不如僅斗
食之見償惟祿不計庸兮知賦分之靡常頽波
天來一柱獨障彼囚虜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
志士不忘在溝壑寧以假息而爲長使奪志而
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亡與亡
者爲不亡銘其表之尚以發幽潛之光

蘧然子墓碣銘

秦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

多做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南度後始有蘧然子已
蘧然子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
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難宗室胙國公文
采風流照映一時而蘧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
與之商畧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
麓王黃華之後君若真贋則望而知之胙公亦以
真賞稱焉予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數也
亂後予客冠氏蘧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
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槩蘧然子少日出閭里間其
晚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爲多及長

賦於游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
畫學詩學論文立志既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爲人
彊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求名家著之詩文往往
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解析脉絡殆若夙昔在文
字間者畫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黃石廟等作
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內隆德太一
故宮樓觀臺沼門戶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
聽之者曉然如親到其處至於家名賢所居第宅
坊曲與其家行輩群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
長隣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談

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遽然子笑曰易與耳
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未差也
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遽然子聞之誦予
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
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遽然子下世以數月矣
其婿商挺孟卿爲予言予已北歸遽然子爲之飲
食不羨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爲可
喜事而公爲之捐貲食何也遽然子曰是豈兒輩
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遽然子故書凡予所
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

爲慨歎遽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
入挾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予愚
謬不足比數何以得遽然子如此哉天下愛予者
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
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獲死西山嶽中敬之則被
掠而比爲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
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衆
人之所棄曲相贊借如渠輩者晚節末路乃復有
一遽然子思歆與之隣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
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錄之曾不五六年而又

君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
凶所與遊者皆爲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遽然子
之遽也遽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
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爲汴梁戶籍判官卒官下妻
子不能歸遂爲汴人父諱青字漢卿遽然子三男
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即孟卿
所娶者遽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權塋於東
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之其
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

獨專自技泥塗如蛻而僊文以表之慰彼下泉
碩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蘇彥遠墓銘

彥遠諱卓姓蘇氏世為真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
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贊以文蔭補官中遭大亂
不能歸贊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
內翰礪勝登科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
偁以蔭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璧主簿彥遠靈璧
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為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運
監平輿陽步店商酒存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最

聞陞真定酒使司監羨及百分真祐二年八月朔
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彥遠守職如
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
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
當再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衛
州獲嘉縣令召為南京廣貯倉監支納除蔡州觀
察判官留為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
之後閑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
四終於家後三日塋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
娶馬氏前卒再娶鄒氏子一人名慶藍田尉官宣

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氏弟信武將軍陳州項
城主簿卒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恒德履考遠資
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愛及登仕版喜
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為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強勉
為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考遠
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
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肯一僇
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
乃以任子槩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
先生仲明而考遠其一也仲明之沒予既表其墓

矣若考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授其
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園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
雖游道日廣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懸
州里督郵漠然少年顧不屑於謝仁祖之來寧
就陶生而乞憐貧夫徇財夸士死權河朔諸豪
角逐相先萬物竝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
趙郡之蘇族世蟬媯南渡崩奔混為齊編蓋君
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為銘詩表君之尸
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尚有警言焉

盧太醫墓誌銘

盧尚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爲大名人以方伎
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
局方刪補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
勤讀老不知倦岐黃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
累數百萬言闕衍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
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侂之春
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爲有道之士年壽八十
有七自尅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
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達治心養性

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
之數即非漠然無闕涉者所爲善惡宜有神明照
察之又曰人爲陽善人自報之人爲陰善鬼神報
之人爲陽惡人自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又曰
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
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既已治
已又以及人非任者之用心乎其康寧壽考五福
俱備非偶然也昶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
葬書以貽之歆其鄉人知此家出予門久而予亦
知其人之深也銘曰

岐黃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尚
藥公有得內經探病之源起死而生為醫作鏡
底裏洞明道風旣扇取重漢庭陽報沓來壽考
康寧脩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
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遙遙華冑復起魏京古今
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為世程

張遵古墓碣銘

南宮張伯全將以其年月日舉其先人之槨殯柩
於縣西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予游因以碣
銘為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為

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稟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謂
率欣然為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特不責報謝
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為該洽恂
恂退讓不自衒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益
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太安庚午不肖孤總二十
許耳遭罹兵亂轉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
卒大事勒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滅
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鄆城洎麻徵君知幾張尚
醫子和推明河間劉守真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
其偏者用力為甚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

不勉至於以醫爲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子謂伯
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爲之銘伯全
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茫茫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
而傳孰不敬揚其先今君獨然脩德則人而死
而不亡則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洛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
澄不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藐然不克當天
事至有旌紀寒寥之歎二十年之間蒙穎先德得

俎豆於士夫之末念欲追誌墓穴以俟百世誠得
吾子辱以銘賜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
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之字有年
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揀張氏本出於遼東烏
若族國朝併烏若遷之隆安以世官統之至公之
考黃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間官洛水遂爲洛水
人公即黃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穎悟略通
經史工書翰醫學亦過人黃縣初令纒城召趙雋
德新授館德新名士仕亦達公與凡腴味道從之
學德新愛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黃縣下世太

夫人吳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即以家事付之公內事母兄外睦宗族鄉人稱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貨財不以入其室御童僕有忌信不忘笞罵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婦不諧日致惡語嘗欲絕之公辭釋百至味道為感動乃歎曰負此軀易而違吾賢弟難嫂用是得不棄大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帶藥必嘗而後進及君喪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飢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贍旁近病者親詣護之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公沒人多為感泣以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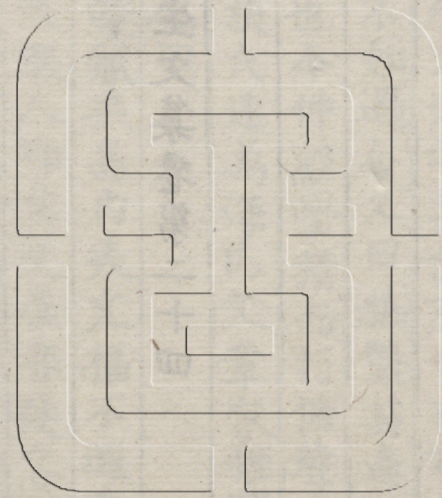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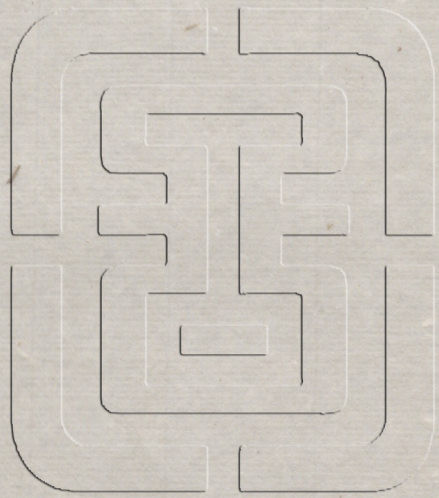
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洛州之寓鞠城安呂免從太夫人之塋娶東鹿劉氏同知睢州軍州事德溫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咸安溫氏次適雲中谷氏公嘗用黃縣廩仕為監博平酒稅然非其好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社牧之論唐舜以來下迨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載有不可誣者承安泰和間文治燭然敦興士生於其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為名卿材大

夫者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為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任宦不如過合又曰樞繫其逢不繫巧愚如公者皆是也今仲經學精而行脩聲光爛然高出時輩隆安張氏遂為海內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無恨矣銘曰

履潔脩體柔嘉內美克福不遐哀哀蒼天孰使然耶天耶人耶其父母耶從容以思其得之耶茁其芽鬱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獲穰穰滿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兮其末涯不有

以浚之其未奈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必於其子孫者尚信然耶尚信然耶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marginal note.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orientation.

